

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艺术

辛让平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在他的成熟的戏剧里,语言的个性化和形象化两个特色为莎氏赢得了世界语言大师的称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谓个性化的语言既要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蕴涵人物所处时代的独特气息。所谓形象化的语言都来自于语言的内容是具体的生活现象或事物形态。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语言;个性化;形象化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1)01-0120-03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创作除早期写的诗歌外,主要是用无韵体写的诗剧三十七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和人物,而且在论及戏剧艺术时充分肯定了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在1873年12月1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单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1]从恩格斯的信中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价值,二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艺术。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在1848年后为了“想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善的境地”,曾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加以分类”,进行学习^[2]。所以莎士比亚不愧为英语语言大师。

以往研究莎士比亚语言艺术的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早期诗歌的辞藻过于雕琢,诗体比较绮丽,但在他成熟的戏剧里,语言却生动精炼。语言的个性化和形象化两个特色为莎氏赢得了世界语言大师的称号。本文就莎剧的戏剧语言艺术从个性化和形象化两个方面作以探讨。

一、个性化的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谓个性化的语言既要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蕴涵人物所处时代

的独特气息。

高尔基在《论剧本》一文中说:“剧中人物之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依靠他们的台词,即纯粹的口语,而不是叙述的语言。”^[3]这就是说,人物的语言应该是充分个性化的,是他在特定情形中的个性的自然流露。所谓“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在语言的运用上,莎士比亚一方面运用优雅的书写语言和口语,一方面也广泛采用民间谚语和俚语,有时自己还创造新词,因此他的语言丰富广博,灵活有力,可以随着人物性格、身份、地位的不同而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塑造了几百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上自国王、皇后、王子,下至盗贼、小丑、掘墓人。每个人物,都有一套符合各自性格特点的语言,而且随着场合的更迭、际遇的变化,人物语言也有所发展变化。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中说:“观众通过人物的言谈后才知道人物内心的演变,而所有的角色似乎都在一起约定,在这方面不让我们有不清楚的、模糊的地方。”夏洛克的语言粗鲁、庸俗,尖刻,常常用令人憎恶的事物打比方,而鲍西亚的语言文雅、优美、含蓄,与夏洛克形成对照。哈姆雷特的语言,有时温文尔雅,有时明白畅晓,有时妙语连珠,有时语无伦次,这一切均取决于他内心矛盾的斗争和思想性格的发展。特别是作者精心设计了許多精彩的内心独白,揭示他的精神世界,丰富和深化他的性格特征。如第三幕第一场中“生存还是毁灭”的这段著名独白,它是闪耀着哲理之光的名诗,也是揭示哈

收稿日期:2010-09-08

作者简介:辛让平(1960-),男,汉族,陕西人,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

姆雷特内心奥秘的传神点睛的妙笔。通过这段独白,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度思考,对复仇重任的痛苦探求,对思想矛盾的坦诚昭示。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在《论剧本》的著名论文中,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要用足够有力和鲜明生动的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必须向莎士比亚学习语言的明确结论。

莎剧的个性化语言不惟表现在人物的个性特征上,还表现在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上。莎士比亚的时代,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改革现实的思潮席卷西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哈姆雷特对自然和人类的赞美。在他看来,人世间是一座美好的“花园”,“负载万物的大地”是“一座美好的框架”,“覆盖众生的苍穹”是“一顶壮丽的帐幕”和“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第二幕第二场)。如此的自然溢美和人类赞美,正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表白。也不难理解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为了一磅肉的契约即将履行时,他在法庭上喜不自胜,口里不停叫着:“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预备!”的那种唯利是图和残忍之本性令人毛骨悚然,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贸易、契约合同的时代特征也得以彰显。

总之,个性化语言是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之上,同时不可忽视智慧和真情的力量。

二、语言的形象性。戏剧语言既是听觉艺术又是视觉艺术,原因是台词与人物形象密不可分。戏剧家运用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又通过台词、肢体动作、表情、矛盾冲突来表现社会人生。在这里,舞台形象满足了观众的视觉审美需求,语言台词却激发了观众的想象,由剧作家的语言的想象到观众的想象的语言,都来自于语言的内容是具体的生活现象或事物形态,即语言的形象性。

莎剧的形象性语言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大千世界;有如闻其人、如闻其声的哈姆莱特、罗密欧、朱丽叶、夏洛克、福斯塔夫、麦克白、李尔王等几百个人物形象。随便举一两个例子,例如描写睡眠的形象性语言。麦克白在谋杀了邓肯后,寝食不安,备受失眠痛苦之折磨,他说: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喊着:

“不要再睡了!

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那清白的睡眠,

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的睡眠,

那每日生活中之死亡,疲劳者的沐浴,

受伤心灵之香膏,大自然的第二道菜①,

生命盛宴上的主要营养。——《麦克白》二幕二场。

这里,睡眠是抽象的,莎氏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将睡眠化为拟人和比喻的种种具体形象,把一个被睡眠折磨得痛苦不堪的麦克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再看,在莎氏历史剧里另一个国王亨利四世,也曾被失眠折磨过,他说:

——睡眠啊,柔和的睡眠啊!

大自然温情的乳母,我怎样惊吓了你,

使你再不愿意替我闭上我眼皮,

把我的直觉浸沉在忘河里?

为什么,睡眠,你宁愿栖身在烟熏的茅屋里,

在不舒服的草垫上伸展你的肢体,

让嗡嗡作声的蚊虫催你入梦,

却不愿偃息在香雾氤氲的王者之宫,

在富丽华贵的宝帐之下,

让具有最甜美旋律的乐声将你催眠?

……

啊,偏心的睡眠!你能在惊险的时刻

把你的安息给一个风吹浪打的水手,

而在最宁静安谧的夜晚

最温暖舒适、有助于睡眠的环境中,

却不能把他给予一个国王?幸福的卑贱者,安息吧!

戴王冠的头却是不能安然入睡的。——《亨利四世》下篇第三幕一场。

亨利四世把睡眠比做“大自然温情的乳母”,给人以营养,可它却惊吓了这乳母,使他从此不得安眠。莎士比亚通过亨利四世之口,用了比喻、渲染、对比、呼告等一系列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睡眠,把抒情性和哲理性高度融为一体。穷苦老百姓无忧无虑,可以安享睡眠之幸福,而亨利四世自己贵为国王,生活那样豪华舒适,环境那样优雅幽静,却因思虑重重被剥夺去安眠的福祉。这种形象化的对比修辞,诗意盎然,优美生动,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同样的例子,在莎氏的戏剧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例如《奥赛罗》里悲剧主人公处死苔丝狄蒙娜前的那段独白:

融融的灯光啊,我若吹熄了你,

要是我心生后悔,仍可把你重新点起。

可是你,造化最精美的形象啊,

若我一旦熄灭了你的光辉,

我不知从哪里去偷普罗米修斯的那把天火,

能把你的光辉再次燃起。

当我摘下玫瑰,就不能给它已失的生机,

它只有枯萎凋谢。我要再一次嗅它在树上的气息。

(吻她)

啊,甘美的呼吸,你几乎诱动了正义

去折断她自己的利剑!再一个吻,再一个吻。

愿你到死都是如此,我将杀死你,

然后再爱你。……——《奥赛罗》第五幕第二场。

奥赛罗这一段话之精彩,还不仅在于单单是语言形象化,更重要的是形象化的语言和他内心极其真挚的感情融为一体,他用类比修辞的诗性语言,极其准确地表达了他对苔

① 根据当时风俗,宴会上第二道菜为最主要的一道菜。莎士比亚的意思是说,睡眠对一个人的健康比其他一切(包括吃饭)都更为重要,睡眠为大自然最主要的营养品,通过睡眠,恢复疲劳,保持身心健康。

丝狄蒙娜的爱恨交织,爱妻子的温柔美丽,恨妻子的“不忠”。他不忍杀她,又必须杀她;他即使杀她,还要爱她。极致的爱、极致的恨、极致的痛苦在这十几行诗句里都已表达无遗,驾驭语言的艺术如此高超,堪称英语诗句中的不朽名篇。

许多人曾有过丧失亲人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撕心裂肺,难以忍受,可是,如果把这种痛楚用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却是不容易的。李尔王的爱女考狄莉娅被害死了,李尔王抚尸痛哭,他怎样表达自己对女儿不幸遇害的满腔悲痛之情呢?他说:

我可怜的傻孩子^①给他们缢死了!
没有、没有、没有生命了!
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他们的生命,
唯独你却没有任何一丝呼吸!
你是永远不回来了,
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李尔王》五幕三场。

拿狗、马、耗子之有生命来和考狄莉娅这样一个极其可爱的亲人之没有生命来比,真实、贴切、充分地表现了李尔王哀痛之深和他对自己女儿无辜被害之不平。

在运用各种鲜美逼真形象的同时,莎士比亚有时还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法,从反面来衬托正面事物。《第十二夜》里薇奥拉女扮男装,成了公爵奥西诺德仆役,她受公爵之命去见奥利维娅小姐,当奥利维娅揭开自己脸上面纱,她看见了奥利维娅的美貌时,她怎样赞美呢?她说: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08.
[2]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1.
[3]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7—58.

那真是美的精美的调制,那红红的白白的,
都是造化亲自用他的甘美巧手敷上去的。
小姐,您是当今活着的女性中的最残忍者,
要是您甘心让这种美埋在坟墓里,
而不给人世留下一个副本^②。

这里,在上文的最后两行诗句里,诗人不仅从正面写奥利维娅的美丽,更从反面谈,说如果她不把“副本”留在世上,那就是当今女性中之最残忍者。诗人的幻想是多么丰富,正衬托手法又是如何高妙。

莎士比亚语言之如此形象化,当然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想象之高超,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由于他生活经验之丰富,对生活观察之敏锐。像《麦克白》这样一个与海洋毫无关系的悲剧,悲剧主人公杀了邓肯后也拿海洋作比喻说明自己的罪行:

大洋里所有的水,能洗净我手上的血污么?
不,倒反而是我这一手血
要把百海之水都染遍,
使它由碧绿变成殷红。——《麦克白》第二幕二场。

总之,本文认为莎士比亚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方法:一是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融入真情的幻想之中,二是充分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三是把抽象的情感、道理“物象化”,使得他的语言具有个性化和形象性。

On the Language Arts of Shakespeare's Drama

XIN Rang-ping

(Qinghai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Xining 810001,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s language ar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mature drama, and the two features, language individuation and visualization help him win the world title, Language Master. Language is the immediate reality of thought. The so-called individual language people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personality of characters but also imply the uniqu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in which people are involved. The so-called visualized language is from the language contents that are specific life phenomena or things of forms. How to make the language imply the individuation and visual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hakespeare used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ways: first, melting the rich life experience and sharp observation into the fantasy, second, fully using various rhetorical devices, and third, make the abstract emotion, reasoning specific.

Key words: Shakespeare; drama; language; individuation; visualization

① 是对考狄莉娅的爱称。

② 意思是你若不结婚,不生孩子,死了不留下孩子保存你的美丽,你就太残忍了。